

白话二十四史  
宋史——大宋风云人物史话  
谢圣明摇黄立平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0 号院摇光里 100 号  
陈月苑原惠园原惠园原惠园·缘

# 白话二十四史

## 宋摇史

### 大宋风云人物史话

#### (三)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 目 录

耿南仲传 .....	迂忍
何臬传 .....	迂园
孙傅传 .....	迂员
张叔夜传 .....	迂猿
聂昌传 .....	迂阮
张根传 .....	迂愿
任谅传 .....	苑园
周常传 .....	苑圆
李纲传 .....	苑猿
宗泽传 .....	苑源
赵鼎传 .....	苑源
张浚传 .....	苑猿
朱胜非传 .....	苑缘
吕颐浩传 .....	苑忍
李光传 .....	苑源
许翰传 .....	苑园
许景衡传 .....	苑园
张所传 .....	苑源

· 圆 · 目 录

---

陈禾传 .....	苑缘
韩世忠传 .....	苑苑
岳飞传 .....	园园
刘锜传 .....	园猿
吴玠传 .....	园园
吴璘传 .....	园愿
杨存中传 .....	园缘
张宪传 .....	园毅
杨再兴传 .....	园猿
牛皋传 .....	园源
张俊传 .....	园远
刘光世传 .....	园猿
曲端传 .....	园忍
刘子羽传 .....	园源
吕祉传 .....	园愿
王伦传 .....	园员
汤思退传 .....	园缘
王之望传 .....	园苑
王庶传 .....	园忍
洪皓传 .....	园园
洪适传 .....	园苑
洪遵传 .....	怨园
洪迈传 .....	怨源

胡铨传 .....	怨園怨
赵开传 .....	怨園愿
李邴传 .....	怨園園
张致远传 .....	怨園缘
吕本中传 .....	怨園苑
陈规传 .....	怨園怨
陈桷传 .....	怨園園
刘一止传 .....	怨園源
胡松年传 .....	怨園苑
何铸传 .....	怨園怨
范如圭传 .....	怨園員
张阐传 .....	怨園源
赵逵传 .....	怨園怨
李弥逊传 .....	怨園園
陈俊卿传 .....	怨園缘
虞允文传 .....	怨園猿
汪澈传 .....	怨園缘
叶颙传 .....	怨園愿
周葵传 .....	怨園園
施师点传 .....	怨園缘
刘珙传 .....	怨園愿
王刚中传 .....	怨園園
范成大传 .....	怨園缘

· 源 · 目 录

---

汪应辰传 .....	怨愿
王十朋传 .....	冤缘
杜莘老传 .....	冤园
李焘传 .....	冤猿
袁枢传 .....	冤园
李椿传 .....	冤猿
张孝祥传 .....	冤元

## 耿南仲传

耿南仲，开封人。与余深同年考中进士，历任提举两浙常平，徙官河北西路，改任转运判官、提点广东南路及夔州路刑狱、荆湖江西两路转运副使，入京任户部员外郎、辟雍司业，因事被罢贬为知衢州。政和二年（1113），以礼部员外郎身份任太子右庶子，改任定王、嘉王侍读，不久试任太子詹事、徽猷阁直学士，改任宝文阁直学士。在太子宫中任职十年。

钦宗辞谢徽宗禅位，生病，出宫住在福宁殿，宰相及百官列班等候，日夜不敢退。李邦彦说：“皇太子一向亲近耿南仲，可召他入宫。”南仲与吴敏到殿中侍候。第二天，钦宗即位，授任南仲为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免去签书一职。钦宗因为南仲是东宫旧臣，对他非常敬重，赐给他住宅一幢，升任他为尚书左丞、门下侍郎。

金人再次出兵攻向京城，请求割给三镇讲和，朝中大臣多数主张战守，只有南仲与吴玠坚持割地。康王到军队前线，请求南仲同行。钦宗认为他年老，命令他的儿子中书舍人耿延禧代行。金兵驻扎洛阳，不再要求割去三镇，直接请求划黄河为界。于是朝廷商议派遣大臣前往，南仲以年老不愿去，聂昌以亲戚不愿去。钦宗大怒，立即下令南仲前往河东，聂昌前往河北，商议割地。

当初，南仲自认为在东宫奉事过钦宗，应当掌握大权，而吴敏、李纲超次升职，官位在自己的上面，心中不平。于是每次处理政事提出不同意见，排挤不附和自己的人。李纲等人认为不能和议，而南仲竭力阻止，单独主张和议，所以战守军备都被停止。康王在相州，南仲陪同金使王訥前往卫州。乡兵打算杀死王訥，王訥单独逃走，南仲单身到卫州，卫州人不收纳他。逃到相州，把皇上圣旨告

诉康王，调河北兵去保卫京城，于是联名签署募兵榜张贴，人心才安息。二帝被金兵掳走，南仲与文武官吏劝康王就帝位。

高宗即位后，看不起南仲的为人，趁他请求罢贬他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不久有人上言指责他误国的罪行，诏令降去他的学士职务，延禧也被免职。不久责令南仲在临江军居住。御史中丞张澂又上言：“南仲迫使李纲前去救河东，以致军队溃败，实是不恤国事，用来报私仇。”高宗说：“南仲耽误国家大事，天下共知，我曾想亲手用剑杀了他。”下令把他降贬为别驾，安置在南雄，走到吉州死去。建炎四年（~~1134~~），追复为观文殿大学士。

## 何棨传

何棨字文绩，仙井人。政和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过了一年，提举京畿学事，受召入朝任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

徽宗多次咨访他，打算让他担负谏官的责任。有人指责何棨与苏轼是乡党，宗其曲学，出任棨为遂宁知府。不久留京任御史中丞，指责王黼奸邪专横等十五条罪状，王黼抗章请去后，皇上犹豫未决。棨接着七次上章，王黼及其朋党胡松年、胡益等人都被罢职，棨也以徽猷阁待制兼任知秦州。

钦宗即位后，又以御史中丞职召用他。过了一月，任翰林学士，升为尚书右丞、中书侍郎。正好王云出使金兵元帅斡离不军中回来，说金人对割取三镇迟缓发怒，打算不收礼币，扬言说二十日内使者不到，就再次举兵进攻。于是百官商议听从他的要求。棨说：“三镇是国家的根本，为什么一朝放弃？何况金人变诈不测，怎能保证他们一定守信？割地金兵要来攻，不割地金兵也要来攻。”

宰相主张割地让和，桀争辩不已，说：“河北的百姓，都是我的儿子，放弃领地则连同百姓一并放弃了，哪里是做父母的心意？”皇上大悟。桀请求设立四道总管，让他们率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赵野、张叔夜统领。军队已经响应，而唐恪、耿南仲、聂昌相信议和，互相计谋说：“正要使百姓休息而调发不已，让金人知道了，怎么办？”急忙下令制止。

桀被解去政事，不久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任开封府尹。金兵长驱逼近城下，皇上罢去唐恪的宰相，而授任桀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恢复三省旧制。当时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桀建议让康王任元帅，秘密草拟诏稿交给皇帝。于是皇上任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陈遘为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京城失守，桀跟随皇帝到金兵元帅营中，于是被留住不能回来。不久金人商议扶立异姓皇帝，金人说：“只有何桀、李若水不得参与。”既然落在敌人手中，桀仰天大哭，绝食而死，终年三十九岁。

建炎初期，诏令任他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玉局观使，供养他家。死讯传来，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有人议论指责他误国，追赠令不得下发。秦桧从北边归来，详细述说他死时的情状，于是改赠大学士，录用他家七人为官。

## 孙傅传

孙傅字伯野，海州人。考中进士，又考取词学兼茂科，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当时蔡脩任尚书，孙傅向他陈述天下政事，劝他早点做些更改，否则一定失败。蔡脩不听。升任秘书少监，又升至中书舍人。

宣和末期，高丽入贡，使者所过之处，调发民夫修船，引起骚动，用度又颇多。孙傅说：“滥用民力妨碍农事，而对于中国没有丝

毫好处。”宰相认为他的言论与苏轼相同，上奏降贬他在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认为孙傅议论虽然偶然与苏轼相同，但没有他意，以职论事而受到指责实在过分了。许翰也被罢贬，靖康元年（~~宋~~1126），受召入京任给事中，升任兵部尚书。上章请求恢复祖宗法度，钦宗问他，孙傅说：“祖宗法度有利于百姓，熙宁元丰法度有利于国家，崇宁、大观间法度有利于奸臣。”当时认为是名言。十一月，授任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同知枢密院。

金人围攻都城，孙傅日夜亲自督战。读到丘浚的《感事诗》时，有句“郭京杨适刘无忌”，在市民中访得无忌，在龙卫兵中访得郭京。好事者说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将而将金人扫荡无余，其法要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任命他为官，赐给他数万金帛，让他自己招募兵士，不问兵士的技艺如何，只选择那些年命合六甲的人。招募到的都是些市井中游手好闲的无赖，十天后招足人数。有些武臣想任偏将，郭京不同意，说：“你虽然有才有勇，但明年正月会死，恐怕连累我。”他的妄诞就像这样。

敌人围攻越发急迫，京谈笑自如说：“择日出兵三百，可以得到太平，直至袭击到阴山方停止。”孙傅与何尤其尊信，倾心等待。有人上书给孙傅说：“自古从未听说像这样成功了。如果要听从他，暂且少给些兵士验证，等有些功劳，才稍稍升迁。现在对他委任太过份，恐怕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耻辱。”孙傅怒道：“京几乎是应时而生，战争细节无不通晓。幸好你是对我讲这些话，如果告诉别人，会落个动摇军心之罪。”作揖让他出去。又有人自称“六丁力士”、“天关大将”、“北斗神兵”，大都仿效郭京的做法，有识之士深感危险。郭京说：“不到危急时，我军不得出战。”何几次催促他，他再三延期，才打开宣化门出兵，戒令守城墙的人都下去，不得偷看。郭京与张叔夜坐在城楼上。金兵分从四面鼓噪而攻，郭京军败退，掉进护龙河，护龙河被尸体填满，城门急忙关闭了。郭京急忙跟张叔夜说：“必须亲自下去作法。”于是下城，带领残兵向南方

逃走。当天,金兵攻进城里。

靖康二年(1127)正月,钦宗到金兵元帅营中,任命孙傅辅助太子留守京城,仍然兼任少傅。钦宗十多天还不回来,孙傅多次寄信给金营乞请放回钦宗。废立皇帝的檄书传来,孙傅大哭道:“我只知道我们君主可以统治中国,如果立异姓为帝,我就死去。”金人来索要太上皇、皇后、诸王、妃子公主,孙傅留住太子不放行。秘密谋划把他藏在民间,另外找两个像宦官的人杀死,并杀死十几个囚犯,把他们的头送给金人,欺骗金人说:“宦官打算把太子秘密送出,京城人争相斗杀宦官,误伤了太子。于是太子率兵讨伐平定,杀死作乱的人献过来。如果不停止索求,太子就会自杀。”过了五天,没有人肯承担这件事。孙傅说:“我是太子的师傅,应当与太子同生死。金人虽然不求索我,我应当与太子同行,求见两位敌帅当面责斥他们,也许万一可以成功。”孙傅住在皇城司值班,他的儿子来看望他,他叱骂他的儿子道:“让你不要来,却竟然来了!我已经决心为国殉难,即使你们来一百个人又有什么改变!”挥手让他赶快离开。他的儿子也哭着说:“大人以身殉国,儿还有什么说的。”孙傅于是把留守事托付给王时雍而跟从太子出城。到南薰门时,范琼极力劝阻他,守城门的金兵说:“金人想要的是太子,留守何必参预?”孙傅说:“我是宋朝大臣,而且是太子的师傅,应当死从。”当晚,住在城门下,第二天,金人召他前去。第二年二月,死在北方金人朝廷。

绍兴年间,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赠谥号为忠定。

## 张叔夜传

张叔夜字嵇仲,是侍中张耒的孙子。年轻时喜欢谈论兵法,因父荫被任命为兰州录事参军。兰州本来是汉代金城郡,属地在最

边缘的地方,依靠黄河自固,每年黄河冰期,一定整军以备,士卒几个月不离武器。叔夜说:“这不是上策。不找险要地势防守,却让敌人逼近黄河,我方就危险了。”有个叫天都的地方,介于五路之间,羌人侵犯内地,一定先到那个地点集中,然后商议侵犯的方向,每次一集中五路所达之地都受到震惊。叔夜巡视那里的地形,谋划攻取之策,最后夺到了,设为西安州,从此兰州没有羌人之患。

任知襄城、陈留县,是蒋之奇推荐的,改任礼宾副使、通事舍人、知安肃军,舆论认为朝廷对他待遇太优厚,还任旧职。向朝廷献上自己的文章,被授任知舒、海、泰三州。大观年间,任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再次献文章,朝廷召他考试制诰,赐他为进士出身,升任右司员外郎。

出使辽国,在宴射中,首先射中目标。辽人惊叹诧异,要求看他用的弓,因为没有前例,他拒绝了。回国后,他画出辽国的山川、城郭、服器、仪范共五篇,上奏给朝廷。他的堂弟张克公弹劾蔡京,蔡京迁怒于张叔夜,抚司找出他的小过错,把他贬任为监西安草场。很久以后,被召任为秘书少监,提升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当时官吏惰坏不忠诚,凡是出自门下省的命令,预先列出官衔,让人写上名字然后慢慢填写政事,称为“空黄”。叔夜极力要求革去这种弊端。升任礼部侍郎,又被蔡京忌恨,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再次出任海州知州。

宋江在河朔起事,转战十郡,官军不敢触其锋芒。宋江军队将到海州,叔夜派侦探侦知他们的去向,宋江军队直接到海边,抢走大船十多艘,运载战利品。张叔夜于是招募死士得到一千人,在城边设伏,而让轻兵在海边抵抗,引诱宋江军队作战。先把壮卒埋伏在海旁,等两军作战时,用火烧掉宋江军队的船只。宋江军队听说船被烧,都没有斗志,伏兵乘机攻击,活捉宋江军队的副首领,宋江才投降。

加任直学士,改任知济南府。山东各地盗贼突然到来,叔夜估

计无力抵挡,对僚佐们说:“如果束手等待援兵,百姓将没有一个活下来,应当用计拖延。如果能拖延三天,我的大事就能成功。”于是拿出原来用过的赦免盗贼的文书,让邮卒送到郡里,盗贼们听说,果然稍稍松懈。叔夜在谯门会饮,显示自己的闲暇,派官员把恩旨告诉盗贼。盗贼猜疑不止,到晚上还未做出决断。叔夜调派五千士卒,趁盗贼松懈时加以攻击,盗贼们溃逃了,追杀数千人。因战功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

靖康改元,金兵南下,叔夜再次上章请求拨给骑兵,与诸将并力截断敌人归路,奏章未上报。改任知邓州。四道设置元帅,叔夜兼任南道都总管。金兵再次攻到,钦宗下手令催他入京保卫。立即自己统率中军,他的儿子伯奋率领前军,仲熊率领后军,共三万人。第二天出发。到了尉氏,与金人游兵相遇,转战前进。十一月十五日,到达京都,皇帝到南薰门接见他们,军容非常整齐。入宫谈话,张叔夜认为敌人兵锋锐利,希望像唐明皇避安禄山之乱那样,暂时到襄阳然后再准备到雍。皇帝点头同意。加任他为延康殿学士。闰月,皇帝登上城楼,叔夜在玉津园排列军队,铠甲放光,在城下拜舞。皇帝越发高兴,升任他为资政殿学士,令他带兵入城,不久任签书枢密院。接连四天,与金兵大战,斩杀金兵金环贵将二人。皇帝派使者送去蜡书,把褒扬宠任张叔夜的事情传告各地,但仍没有军队开来。城陷后,叔夜受伤,父子仍竭力作战。皇帝再次驾车出城,叔夜因此叩马而谏,皇帝说:“我为了百姓的缘故,不得不亲自前往。”叔夜痛哭着再次跪拜,人们都哭了起来。皇帝回头喊着他的字说:“嵇仲努力吧!”

金人打算另立异姓为帝,叔夜对孙傅说:“现在的事态,只有一死而已。”写信给金兵两位元帅,请求立太子为帝以符民望。两位元帅大怒,追到军中,到了后来叔夜仍然抗请如初,于是跟着皇帝到北方金国去。途中不吃饭,只不过不时喝些汤而已。到达白沟时,车夫说:“过了界河了。”叔夜就突然惊起,仰天大呼,于是不再

说话。第二天,去世,终年六十三岁。死讯传来,朝廷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文。

## 聂昌传

聂昌字贲远,抚州临川人。由太学上舍身份开始做官,任相州教授。因为蔡攸的推荐,被授命为秘书郎,提升为右司员外郎。当时三省大员官阶与卿、监相同的人,都站在都司的上面,聂昌认为名分不正,极力争论。诏令从今以后立于都司之上者到朝请大夫为止。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湖南转运使,回到京师任太府卿、户部侍郎,改任开封尹,又重任户部侍郎。聂昌本来与王黼感情很好,后来随从蔡京,被王黼中伤,罢去前职任德安知府。又因为与同乡人发争诉讼,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衡州。

钦宗即位后,吴敏执政,认为聂昌行事猛厉可以有助自己,在他闲居时任命他为显谟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在上任途中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升任户部尚书,兼任知开封府。聂昌遇事奋然不顾,敢于诛杀。吴敏料想他不为己用,开始忌惮他,荐引唐恪、徐处仁等人共同执政,只不用聂昌。

李纲被罢免,太学生陈东及士大夫、庶民百姓十几万人,在皇宫外面跪伏着,整日不退,遇到内侍就杀死,府尹王时雍赶不走人群。皇帝让聂昌出宫去宣谕旨意,人们相继听命。王时雍打算把陈东等人关进牢狱,聂昌极力坚持不同意,才停止此议。

聂昌再次出任京尹,有些坏少年作乱,白天做强盗,进入官吏百姓家抢金帛,离开时,把两三个自己同党绑起来,声称捉贼,手持兵器穿街过巷,于是解绑,把掠来的财物分光离去。人民不得安居乐业。聂昌把他们全部正法,却放纵赌博不问,有人认为这是官府应禁止的,聂昌说:“姑且随他们的爱好,来减弱他们谋乱,这正是

禁止他们为非作歹啊。”聂昌原名山，到这时，皇帝认为他有周昌抗节之义，于是命名他为“昌”。

京城又宣布戒严，朝廷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入宫谢恩时，就陈述抗敌之策说：“三关两镇，是国家的藩卫，听说要将它们割给金人，如果金人一旦背弃盟约，那我们凭什么来抵御他们呢？希望不要轻易将三关两镇割给金人，只能檄令天下军队集结在京城四郊，坚固城守来遏止敌人的攻击，挑选劲旅以备出击，堵塞黄河以断敌归路。前面有坚守之城，后面有大河，精锐部队四面而至，敌人如果南下，就会掉入我的陷网中了。我希望纠集勇义之士，设下埋伏，开关迎敌，出其不意攻击敌营来报答皇上。”皇帝认为是壮举，命令他统管守御，可以见机行事。

遇到金人再次议和，割让两河，必须由大臣出使报聘。诏令让耿南仲及聂昌前往，聂昌说：“两河民众忠义勇劲，万一不服从，一定被他们捉拿不放，我是死不瞑目啊。如果和议不成，我就分遣属官，督促勤王之师入京护卫。”皇帝同意了。走到永安时，与金将粘罕相遇，他的随从自称衙门舍人，阻止聂昌相见，命令用牒子赞名相见，聂昌不同意，争辩多时，最终以客礼相见。聂昌前往河东，到了绛城，绛城人闭城拒其入内。聂昌手持诏令到了城下，用绳索攀登登上城。绛州兵马钤辖赵子清指挥士兵杀害聂昌，挖出他的眼睛切成碎块，终年四十九岁。

建炎四年（~~1134~~），才追赠为观文殿大学士，谥号为忠愍。其父聂用之，九十岁时，以忧死。

聂昌为人疏隽，喜欢救人急难，但是恩怨太分明，睚眦必报。王黼的死，其实是聂昌派人刺杀的，把尸体丢弃在路旁。于是投附耿南仲谋取显位，左右其说以误国，终于导致祸变，而自身也不免于难。

## 张根传

张根字知常，饶州德兴人。年幼时入太学，成年时，考上进士。调任临江司理参军、遂昌令。应当改任京官，因为四亲在堂，希望把给父母的恩封转给祖父母，把妻子的恩封转给母亲，于是退休，得任通直郎，成全了他的志向。当时年仅三十一。乡里有个贤者叫彭汝砺把这件事写出来，自以为不如他。

闲居十年，曾布、曾肇、邹浩及本道使者上书说明他的义行，徽宗召他到宫。他对皇帝说：“人主一日万机，所依靠的是心而已。一旦被物所牵挂，那么聪明智虑会耗尽，贤者不肖者混淆，纲纪不振。希望陛下清心寡欲，来室灭祸乱的源头。”于是请求罢去钱塘制造局。皇帝改容赞美，任命他为亲贤宅教授。

不久，出任杭州通判，提举江西常平。内侍走马承受举劾一路把一半收入供给军衣是错误的，自转运使、郡守以下都予以罢免。张根上书说：“东西军法与西北不同，这种政制已施行一百五十年了。帅守、监司替朝廷分忧，即使有罪，还应慎重处理，怎能因为小小宦官尺纸而罢空十郡官吏呢？”诏令都恢复原官。张根又上书说：“本道去年减免租税四十万，而户部责令偿还。祖宗立下发运上供的钱额，而拨给本钱数百万缗，让官府多余米以备。但邀恩者献给结余，所以岁计不足，以致成为无名之敛。”诏令贷免所减租税，并且把余米本钱还给六路，洪州丢失官印，把上千兵吏关起来审治。张根说：“这是有关部门失于稽察的过错。现在收取无罪之人，而责回不可得之物，怎能招致和气呢？”于是停止这个冤狱。

大观年间，张根入宫回答皇帝说：“陛下幸能涤除烦苛，破除朋党，而士大夫因为议论持见不一，互相观望推诿，不肯自尽其力，陛下毁去石刻，除掉党籍，让天下更始，而有关部门因为大臣仇怨，仍

然禁锢自如。治国的害处,莫大于此,希望您思考计策整治这些情况。”即任命他为转运副使,改为淮南转运使,加任直龙图阁。他上书请求:“常平官只管纳息钱,以堵塞兼并;下等人户平均推付役钱,以杜绝奸伪;市易惟取净利,以役使商贾。虽然名分好像不正,但与和买不抵其价值的十分之一,而让他们门加倍付出额外无名无数的敛赋,有所不同。”又请求:“把举荐官吏分为三科:一是县令,二是学官,三是县丞曹。州郡也分为三等,明确说明某人才能充任某州、某官、某县令,吏部据此注拟,则吏选稍清明,比平配硬差好多了。”诏令吏部、户部互相协商后告诉皇上。张根又因为水灾多,乞求蠲免租赋,发放洛口米、常平青苗米,赈贷流民。诏令褒扬他。

徙官两浙,谢绝不听,于是写下条疏交驿站传奏。大概说:“现在州郡没有两个月的储积,太仓没有一年的积蓄,军需匮乏,边备不周。东南水旱,盗贼常常发生,西、北二国窥伺日久,怎么能不预先计谋?”于是条列茶盐、常平等利处与弊端,于是说:“为今之计,当其大者,莫大于土木之功,现在赐给大臣一栋房子,有时耗费百万。我所管辖的二十个州,一岁上供才三十万缗而已,甚至不足以供足造一栋住宅的费用。拿住宅来尊宠元勋盛德之臣,犹恐不称,何况赐给那些阿谀邀恩者呢。即使有赵普、韩琦佐命定策之大功,希望陛下也要吝惜赏赐。其次如田园、邸店,虽然不如赐第那么多,也希望日削月损之。像金帛好赐之类,也不可节制啊。又其次如锡带,其价值虽然只有数百缗,也一定要向数百家收敛才足数,现在却下及仆隶,让他们混淆在公卿大臣之间,贤者不肖者没有分辨。如果因为他们手下人便于领命,不必授给绶带,应当另订一套制度,以表示等级威望就行了。”上书奏来,权幸侧目,谋求能够中伤他的,交互上言,皇帝察辨张根的忠诚,不责罪于他。

不久因为花石纲拘占漕舟,官府买一根竹子耗费至五十缗,却大多落入诸位大臣之家。于是力陈弊端,更加忤逆权贵,于是摘录张根所书奏牍、注切、草略,认为傲慢不恭,责令他为监信州酒。不